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

第九回 遭侮辱壯體癯羸疾 受虛驚貞婦出藏金

卻說朱大回到家中，只見妻子和衣兒臥在牀上。朱大叫了幾聲，不見答應。低頭見地下，濕了一塊子，那臭味還未盡散。心中有些明白，坐了半晌，他妻子歎了一口氣，翻身兒起來，坐在牀邊。那兩個眼眶，已是哭得紅腫起來。望著朱大道：「你相交的好朋友，你還認他做好人哩。你走後面去了，他就發作起來，要你還他十七兩銀子。拍桌子打巴掌的，叫得我急了。在裡面說了幾句，他就一直走到我房門口來。卻不是我手快些，先預備下馬桶和刷帚，他一腳進我的房，我就連糞打了一刷帚，他才跑去了。你是個什麼意思，我都被你氣死了。這日子叫我怎麼過法。」說著哭了起來。朱大見這等樣，人不由的也傷起心來。一時間，良心發現道：「是我帶累的你，此後再不和這些人來往，也再不賭了。」果真的又膝兒當天跪下，發了個誓。又向妻子跪了一跪道：「你這樣真心，我實在敬服你了。我若要習上進，可不羞死了麼。」妻子見他一時回心轉意，巴不得走了正道。當下兩個和好了，仍舊夫婦如初。話分兩頭，卻說這范昆，吃了朱大的妻子這一個悶，真是出世來沒受過的一場大氣。當下從朱大家裡出來，通身的糞，不知走了那裡去的好。路上人見了他，多遠的聞著臭氣，無不眼裡望著他的。有的握著鼻子躲開了去，有的跟著他看，還說：「這人可是落在糞坑裡了，怎麼一身的糞哩。」嘻嘻笑笑，不斷的人議論。這范昆悶著氣，走來走去的，一頭正好遇見同伙的白強。只聽叫道：「這莫不是范老大麼？」范昆抬起頭來一看道：「我的哥，你且救我一救。」白強道：「你卻是那裡弄來的這一身糞？」范昆搖著手道：「再告訴你，話長哩。」白強道：「你在這路上怎麼樣哩，只好到我家去。」於是同著白強走到他家，借了衣服換了，洗淨了頭臉。要說出情節，怎奈又羞又忿，那裡說得出來。白強只顧纏著，問他的根由。范昆道：「我今兒受的這氣，死也是不得瞑目的。叫你知道，就是在朱大家的。」白強道：「在他家卻怎樣哩？」范昆便細細的說了一遍。白強道：「在他家，哥莫說我口直，這事還是你太造次了。然而朱大雌兒這般做惡，卻是耐不得他。哥且息一息氣，我們總叫他跌在我們眼裡就是了。」說著要留范昆吃酒，范昆道：「我這氣填住了，那裡吃得下去。我且回去，我的衣服就托你替我收拾了，我明兒來換。有樣兒，我們再來出罷。這些事可莫要被人知道了，倒是笑話。」

說罷，別過了白強，回到家中。他妻子蘭姐看他覺得沒精打神的，像有什麼心事的樣子。及看他身上的衣服，卻不是自己平常穿的，道：「你出什麼神哩，又是在外邊鬧出甚事來了罷？」范昆道：「沒有做甚事，我自想我的事哩。」蘭姐道：「你這衣服卻是那裡的，你的那裡去了？」答道：「方才白二說，明兒有事，要借我的穿一穿。我就換了與他了。這是白二的衣服。」說罷，蘭姐兒也就罷了。那知睡到夜裡，這范昆竟週身似燒了盆火，熱將起來。蘭姐兒烙得自己皮兒疼了，知道范昆發了熱。推他醒了，問道：「你怎麼的？」范昆道：「想是日間受了涼，回家的時節，就有些不爽快，頭重眼脹心裡覺得悶昏昏的了。」一頭說著，一頭自己悔恨：「做事不曾付量。這雌兒初次兒約他結姊妹，他不依允就是不中用的。後來又白舍了十幾兩銀子，如今還落了這樣的一個大謝程。我這病分明是被他氣著，搶了風。又在白家脫了衣服，所以發起熱來。心裡這口悶氣從那裡出去。」想著不覺得掉下淚來。

次日起牀，已是撐持不住。當下請了醫生診視。一連餓了七日，那心裡始終是飽悶，全不思飲食。勉強吃些，夜裡就做寒做熱的，不得安枕。由此臥病在牀，有半月的光景。這日蘭姐起來，做了些粥，拿了一碟子小菜，叫他吃。他撐著坐了起來，吃了有半碗。手裡沾了點小菜過過口，才嚥了下去急了些兒，就噎的咳將起來。這一咳竟咳個不住，腰兒都鉤在一團。蘭姐駭的趕上牀來，在他背上拍了幾下。只聽哇的一聲，噴出一口鮮血來。接著又是吐了幾碗，那帳子被上，頃刻間好似繡成的一片紅錦。蘭姐見了，驚得魂都不在身上，忙出房來告訴他娘知道。

當下范二虎的老婆，三步兩步擦進房來。不看則已，一看那眼淚不覺如泉的湧將出來。哭著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怎麼病出個段兒來。平日間也還是個壯浪身子，那裡妨你到這步地位。叫我看了把心兒都碎了。」說著，央人去縣前，叫了范二虎回來。這范二虎原知道兒子病，以為發熱不過是風寒的症候，不大要緊，也就不留心的來問他了。及到家裡有人來說道：「著速請老爹回家，哥病重了。」范二虎聽了，已是詫異，既而問：「是怎麼重？」來人把方才吐出鮮血的話說了一遍。這范二虎慌的跑了回來。老婆接著說了，自己又到牀前看過。

請了個行時醫的來診脈，說出病原，乃是悶急傷肝而起。范二虎道：「這便道不著他的病了，我這個小兒從來沒有拘管過他。就是衙門裡辦些事，也都是現成的，並沒什麼受急受悶的去處，這肝家從何傷起？」醫生道：「我只就症論症，卻該是這個原由。至於令郎心裡的事，還要問他方得知道。你說他沒什麼悶急，你怎麼就知他沒別事哩？據我的見解卻是如此，信與不信，一聽病家做主。姑存個方兒，候高明正教罷！」說著起身走了。這裡范二虎走回兒子房中，親自問他，可有甚氣悶的事。那范昆吐得一絲兒氣力都沒有，半晌將手兒搖了一搖，只是不言語。這范二虎也無法可施，只得將藥煨了叫他吃下，那裡見一點效兒。蘭姐早已把小兒送了給范二虎的老婆帶了，自己早晚的服侍這范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白強，自從范昆換了衣服，總不見他來。還終日在縣前，也不見有范昆的一個影兒。暗暗的訪問他的消息，知他病在家裡。只說受了些氣，少不得有好的時節。也就耐心兒等他，橫豎有他的衣服，自己穿著哩。一日，在縣前聽得范昆得了癆症，昨兒吐了許多的鮮血，方才驚得目瞪口呆。想道：「這分明是朱大的雌兒，送了他一條命。范老大又叫我不要被人知道，他自是不能告訴人的。這場事只有我是知道他的原委的，我若走到范二虎面前，把這節事說了與他，朱大的夫妻兩口可就過不妥了。俗語說的『公門中好修行』，我那裡不做點好事，管他們什麼勾當哩。」

過了一日，想起范昆來，走在路上，忽然間念到：「他還借過銀子與朱大，在葛愛姑家輸去的。鬧了一頓，還了他三兩多銀子。這餘剩的，想是朱大斷不能有的還了。他這一死，那個來知道哩。我不如乘這時，走了朱大家，詐他一詐，看他可慌是不慌。他若慌了，我便叫還了他這銀子，我替他遮掩了過去。」想著一直走了朱大家來，叫開了門。原來朱大自那日向妻子發了誓，至今總不出大門，倒也安分的過了。

當下出來，一頭遇見白強。本是賭友，只認是他來約賭。開口便道：「我是立過誓不賭錢了。」白強聽了道：「那個來叫你賭的麼，我此來是舊日的情，特報個信與你的。」朱大驚道：「報什麼信？」白強道：「你們做的事，你還推在十八兩上，裝做不識秤哩？」朱大明知是為范昆的事來的，卻斷想不到他病癯要死了呵。便道：「我們甚事，還是犯了法要收監，還是被人告犯了什麼哩？」白強道：「也差不得多少。你知道范昆在你家，被你們打了。此時害得到垂危的地位麼？」

朱大聽了，倒駭了一跳，就賴得白點兒都沒有一個。白強道：「你倒莫要強辯了，現在糞尿的衣裳，還存在我家裡哩。昨兒他老子范二爺，到我家問：他的衣服怎麼在我家的？我卻就要將這些情節，一一的說給他聽。我一想，這話說了出來，你說范二虎可是個好惹的？因為你素昔和我共過賭，暫且沒有說出來。今兒來會你，沒有別的事，你借過他那銀子，是要還他的。他就死也閉眼了。倘若他老子曉得這些事，只怕要銀子倒是個末事，要償他兒子這條命，是不用說的。你只心裡慢慢的想想我這話，可是為及你的話。你說不依我說，將來要活不得活，要死不得死的時候，可就莫怪我了。」

朱大聽了這一席話，就像半空中打了個霹靂。癡了半晌，就把身子都撲到地下，求他救自己命，說道：「我的性命總在哥身上，要我的錢，我和鏡子還光多著呢，從那裡弄這十多兩銀子去。既是哥念昔日相好，為及我到這樣地位，要曉得索債就是索我的命了。」白強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可是不知足了。我才說得，連被你們打的事說了，眼見得要家破人亡，這就是救你不淺了。還要怎麼救你哩？那銀子原是他的，你就鑽山打洞去，總是要還他的。我這話盡足了你，我也去了。你和家裡商量了，看明兒我再過來，討你的回話。」說著別過走了。

這裡朱大進來，將白強的話，告訴與妻子知道。他妻子出了半晌的神，道：「我說你終久總要賭出禍來，你那裡信，到此時方才知我的話是不错哩。你實說借了他多少銀子，還過他多少銀子哩？」朱大道：「實在借過十七兩銀子，還過三兩有零。」他妻子道：「這麼淨該十三兩有零，也還不至於要命的地位。但是輕拿了出來，這白強看著，必要想出別的事。他明兒來了，你且叫他寬個十日半月的光景，讓我們備辦了還他，卻不能一次就清結。看他怎麼說，再做計較。」朱大聽妻子這話，想是私下裡還有蓄積，就放下了心來。當晚無話。

過了一日，白強果然來討回話。朱大出去會了道：「昨兒商量了，該他的既是不能少的，我們就備辦罷了，卻是家裡沒得現成的。還要借重，叫范爺多寬幾個日子，做個幾次兒，總清楚他的便了。」白強心下想道：「前兒他那個樣子，是沒有錢還的。今兒的口氣便不同前日，橫豎我這木鍾兒撞著就是了。那裡管他幾次哩。」說道：「你卻要寬幾日，做幾次方能夠有的還哩？」朱大道：「半月之後，還個五兩。再過半月，還個五兩。其餘三兩，約莫再寬半月，也就可以有了。」白強道：「這麼要一個半月，方能還清的。既是這樣說，你且辦去。我去向范大爺懇情罷。卻是到了期。莫要變卦了。」朱大道：「那是斷不得了，叫你放心就是了。」說罷，白強去了。

朱大的妻子，一一都在裡邊聽了。朱大進來，他妻子拿了個金如意兒，上面嵌著一顆大珠子，遞與朱大道：「這還是我娘陪嫁的，到我出門就給了我。叫我莫要弄去的。如今沒奈何，把這點子東西賣去了，還這個孽債。約莫值得二十兩銀子，你可莫要又銀子到了手，舊病又發哩！」朱大道：「我卻不要命，就手這癢麼！」於是出去，尋人估了，珠子值十八兩，如意值五兩，果然賣了二十三兩銀子。歡天喜地的，拿了回來，交付妻子收了。

到了半月，稱了五兩，送到白強家裡，托他還范昆。這白強得了這銀子，整整的賭了三日，輸了一釐也不曾剩。想道：「他說半月才有那五兩銀子，我卻沒本錢去翻本，怎樣是好。那裡等得他，就說是范昆病的狠，等銀子用，還在朱大家想方去。」一頭想著，一頭往朱大家來，朱大見了他，就托著范昆追逼他的銀子。朱大道：「昨兒賣出兩口櫥才得了這五兩頭，今兒那裡倒有銀子哩。這卻說不得，要緩幾日哩。總是不得過了限的日期便了。」白強那裡肯依，說了許多的話。還遲五日，來拿這五兩，方才去了。

這白強輸了，沒錢翻本，真似無頭的蒼蠅奔來奔去的，那裡一時得安。到了第五日，清早便往朱大家來。這裡朱大卻早預備下了，給了他五兩。隨即走到葛愛姑家裡，正在一桌子的人，賭得熱鬧。白強搶到局中，就擲起來。又賭了幾日，沒出他的門。真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這銀子，竟是如何來，到底如何去，又輸得分文也沒有一個。揉了一揉眼睛，垂頭喪氣的走了。這卻不好又尋朱大催逼他去的，只是耐著等到半月，拿了那零頭三兩銀子，不免又是從賭上去了。這朱大的妻子，手裡還餘了十兩銀子，和朱大商議，叫他拿去做了個小買賣，夫妻兩個卻也敷衍著過個日子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范昆自吐血之後，終日服藥醫治，總不見好。後來覺得一日重似一日，他娘已是急得耳聾眼花的，也是時常的病起來。范二虎見他們娘兒兩個，總像個燈草的人，看看是朝不保暮的了，到也不什麼傷心。縣前撞些錢在手，替他們辦些後事。這日是交冬至的節令，兒子夜裡忽然的咳了起來。驚動了范二虎，忙到他房裡來看他。未知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